

# 七年匆匆 只争朝夕

■刘颖余

“七年之后,我 25 岁,希望(冬奥会)有我的身影。”18 岁的中国女子冰壶队队员姜馨迪,在得知北京冬奥组委正式成立的消息后,难掩内心的激动。

像姜馨迪一样,每一个中国人都对 2022 充满美好的期许。这些期许不尽相同,但却可以化为一个共同的目标:继 2008 年举办一届无与伦比的夏季奥运会后,北京将联手张家口为世人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精彩、非凡、卓越”,如此沉甸甸的六个字岂能唾手可得?它需要东道主付出更多的心血和更为艰苦卓绝的努力。

北京冬奥组委成立,标志着我们的工作已经由成功申办转入 7 年筹办。在未来不到 7 年的时间,我们需要兑现申办时所有的承诺,将那些美好的愿景全部付诸现实。这是一个看似漫长的约定,但留给东道主的时间其实并不宽裕。对于 2022 年冬奥会的筹办者来说,必须有一种只争朝夕的干劲和热情,还需要国际化的视野、精益求精的专业精神。

■本报记者 郎成

“在 2015 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举行了 200 多场搏击类比赛,但这些比赛大多数都是单场赛事,连续性不够,很多比赛的作秀成分比较重……”

本周三,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邵伟伟在某自由搏击赛事发布会上不无担忧地如此表示,巧合的是,就在同一天,中国武术散打职业联赛、中国最早的职业综合格斗赛事“英雄榜”也都在京城召开了开赛新闻发布会。

自由搏击、综合格斗、泰拳、散打……各式各样的赛事纷至沓来,火热的场景似乎要为搏击迷们驱走冬日的严寒。然而,前面真的是中国搏击产业的春天吗?

**本土市场起步坎坷**

众所周知,自由搏击、综合格斗、泰拳、甚至包括职业拳击在内的搏击类赛事都是舶来品。据了解,中国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便开始现代搏击运动,只不过当时及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以散打的形

2015 年,国内搏击类比赛迎来井喷,各式各样的赛事让人应接不暇,这到底是百家争鸣?还是鱼目混珠?

## 擂台之上有“乾坤”

式出现。

然而到了今天,不管是已经风靡十年之久的“武林风”,还是近两年迅速崛起的“昆仑决”,都离不开一个“奠基者”——创立于 15 年前的“中国武术散打王争霸赛”(简称“散打王”)。这项赛事在当时由于有着中国武术协会和中央电视台的支持,让普通大众第一次近距离了解了中国竞技武术,可以称得上中国搏击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可惜的是,“散打王”在短暂的辉煌之后却因为运营问题于 2004 年告别擂台。而在那个时期,由于国内市场不成熟以及体制上的壁垒,不少搏击类赛事最终都难逃草草收场的命运。例如诞生于 2005 年的国内首个综合格斗赛事“英雄榜”,在 4 年时间里成功举办过 15 届比赛,也是由于多方原因,在 2009 年底宣布停赛。不过据《工人日报》记者最新得到的消息,这项赛事将于明年正式回归。

回想起本土搏击市场这段坎坷往事,“昆仑决”创始人姜华在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不止一次表达了对“散打王”的感谢。“如果不是‘散打王’,也不会有‘武林风’和‘昆仑决’。”姜华坦言,“散打王”培养了众多爱好者,只可惜没有号角吹响,来把这些人集结在一起。

**擂台变成明星秀场?**

在目前的国内市场,“武林风”和“昆仑决”被不少业内人士看作是数一数二的赛事品牌。不过,对于多数专业格斗迷来说,集竞技、表演、娱乐于一体的电视节目“武林风”,却有着其明显的短板。而在搏击类赛事井喷式爆发的 2015 年,那些靠包装炒作找卖点的商业比赛也都在上演着类似的桥段。



“中外大战”是国内各类搏击赛事惯用的噱头。本报记者 郎成 摄

的确,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操办的体育大赛越来越多,办赛经验日益丰富,也拥有了一支初具规模的专业办赛队伍,国际体育组织大多认为将赛事交给中国举办,“是让人放心的决定”。但冬奥会对于中国来说,是全新的大型赛事。冬季项目,是为数不多的人和自然打交道的体育项目,赛事组织的复杂性和专业性,非普通体育项目所能相比。而且,受地域、气候影响,我国冰雪运动水平有限,一直属于小众运动。目前,我国只开展了冬奥会 7 类 15 个大项 102 个小项中的七成项目。2014 年索契冬奥会,我国只参加了不到 50 个小项的比赛,且冰上项目居多,占全部项目 2/3 的雪上项目开展得少之又少。在中国举办冬奥会,无论是办赛经验、自然条件还是群众基础,都没有太大的优势。这也是中国奥委会从申办时就力推“三亿人上冰雪”规划的主要原因。

还应该看到的是,自 2018 年起,连续 3 届奥运盛会都将在东亚地区举办,这是奥运史上从未有过的格局。传统亚洲体育三强势必通过奥运盛会,展示自己独有的体育文化,并在国际体育文化交流中谋求奥运综合效应,以实现全人类奥林匹克文化的共享。这是另一场看不见的“竞技”。如何借 2022 年冬奥会筹办之机做好我国冬季运动发展宏观布局,谋求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给世人留下新的丰厚的奥林匹克遗产,既是充满挑战的课题,更是我们必须完成的使命。

尽管面临的挑战空前巨大,但中国举办冬奥会的优势也显而易见:强大的举国体制、高效率的社会动员体制、群众对于赛事的支持和参与热情、北京奥运会和南京青奥会留下的宝贵遗产,都会让我们的筹办受益。尤为重要的是,北京冬奥会找到了正确的战略路线图,无论是过去的申办理念(以运动员为中心、可持续发展、节俭办赛),还是现在的筹办原则(绿色办奥、共享办奥、开放办奥、廉洁办奥),2022 年冬奥会和国际奥委会的《奥林匹克 2020 议程》均一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备受瞩目的中国足球改革如何才能取得预期成效,试点和实践至关重要——

## 足改破坚冰 试点出“真知”

■本报记者 李元浩

“春城下雪了!”伴随着自 2012 年以来昆明城区的第一场明显降雪,第十届中国足球协会第二次会员大会(简称“全国足代会”)于 12 月 16 日至 18 日在海埂体育训练基地举行。俗话说:“瑞雪兆丰年”,在罕见寒流中揭幕的此次足代会,肩负着进一步推动中国足球深化改革的重任,也担负着社会各界对于中国足球打破坚冰,寻求突破的愿望与期许。

**试点城市为改革“探路”**

“如果没有赶上足球改革与发展试点的春风,像内蒙古这样一个足球基础几乎是空白的地区,怎么可能有机会与德国足协展开合作”,在足代会现场谈起上个月与德国足协共同打造内蒙古足球青训和竞赛体系的合作,内蒙古足协副主席兼秘书长谭景峰依然倍感兴奋。自 2014 年 9 月被列为中国首个足球改革试点省区以后,内蒙古在近 1 年多时间里实现了从无规划、无联赛、无人材、无职业队和无经费保障的“零基础”,到如今基本建立起从规划、专业梯队、竞赛体系到社会氛围的全方位足球发展体系,“足球改革试点功不可没”。

如同任何一项改革都需要不断实践和摸索,志在改变中国足球长期落后局面,推动足球事业全方位发展的中国足球改革,更需要“摸着石头过河”。随着《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的出台,在不断推进足球措施贯彻落实的过程中,改革试点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在中国足球的改革进程中,试点由来已久。早在 1992 年 6 月著名的“红山口会议”中,中国足协就决定把 1994 年甲 A 联赛作为足球职业化改革试点,逐步把中国足球推向市场经济轨道。经过 10 年甲 A 和 10 年中超联赛的摸索与实践,中国足球顶级联赛基本完成了由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的转变。

新一轮足球改革大潮中,成都、青岛、

当智能化体育场馆兴起之际,处在变革期的体制内体育场馆需要焕发更多的活力——

## 公共体育场馆的转型之路

■本报记者 袁浩

本周三,乐视体育与五棵松体育馆达成合作协议,双方将对场馆进行智能化改造,并引入互联网的方式整合线上线下资源,提升场馆的商业价值。无独有偶,今年 6 月,虎扑体育也对外公布将在全国 40 多个城市打造智慧化运动场。

当这些“外来物种”纷纷进入体育场馆,赋予体育场馆互联网和智慧化的色彩时,体制内的一批公共体育场馆也面临着变与不变的转型抉择。

**政策扶持有利有弊**

当前,我国的体育场馆可以简单地划分为体制内的和体制外的。体制内的体育场馆归国家所有,分由不同级别和系统的单位进行管理,如工人体育场归北京市总工会所有,而地坛体育中心归东城区体育局所有。体制外的体育场馆大多归企业或私人所有。

内外有别,不仅仅体现在所有权上面,北京市东城区体育局副局长马力告诉《工人日报》记者,这种差别还体现在真金白银上。“体制内的体育场馆享有国家的财政补贴,因为这些场馆承担着服务全民健身事业,每年必须免费低收费开放多少时间,而体制外的场馆不可能享受这样的待遇。”

财政差额补贴,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场馆的经营和维护问题,能够让老百姓享受到以较低的成本参与体育锻炼,但也让其矛盾丛生。

当前,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只有 1.46 平方米,远远不能满足老百姓的需求,解决这个问题的一就是拉长场馆每天的开放时间,周末和节假日都开放。在正式员工通过轮班的方式仍然不能满足这样的开放强度之后,就产生了加班费。

按照规定,根据每个人担负职责的大小,每个人拿到的工资在拨款金额上浮动,但一个单位的总额是一定的。“超出了 8 小时的工作时间就算加班,但是加班费谁来给?按照规定是多劳多得,但现实情况不允许,由此,也产生了员工工作积极性不高、公共体育场馆开放力度不够和服务质量有待提升等问题。”马力说。



### 恒大“过招”巴萨三球落败

12 月 17 日,广州恒大队球员黄博文(中)的犯规被主裁判判罚点球。

当日,在日本横滨国立竞技场进行的 2015 年国际足联世界俱乐部杯半决赛中,广州恒大淘宝队以 0 比 3 不敌巴塞罗那队。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 摄

是挑战更是机遇”。中国足协足球改革专家组成员、呼和浩特市足协秘书长刘喆对《工人日报》记者表示,“我们要认识到足球改革试点的责任和职责是什么,依据自治区制定的足球改革发展规划去落实具体工作,为足球深化改革摸索经验。”

此次足代会上,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张

**足球改革需齐头并进**

创首次对中国足球深化改革进程中的重要节点——中国足协调整改革的完成时间进行了明确。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足球调整改革任务将在明年完成,地方足协改革也将全面推进。由此可见,经过前一阶段的试点和实践,中国足球整体改革在机构调整、职能转变、规划制定和实施等方面都有了更为明晰的经验及实施方案,下一步将继续向青训、职业联赛和国家队建设、完善社会足球组织体系和管理系统、建立足球产业服务体系等纵深方向发展。

在与几个足改试点城市及省区足协负责人的交流过程中,《工人日报》记者了解到,足改试点给这些地区的足球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规划制定、管理体系建设、青少年人才培养、对外交流合作等方面都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与此同时,试点暴露出的问题则主要集中在权责不明、经费紧张、足球产业转型升级困难等几个方面。这就需要相关部门在全面推进足球改革过程中,正视试点城市所出现的问题,给予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或解决方案。

广州市足协副主席丁明在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认为:“足协改革不应该仅停留在人员、架构上的去行政化,更需要在工作目标和方式上适应市场化、专业化的要求。”成都市足协副主席陆军则表示,针对各地域经济、文化、社会、足球底蕴等发展程度不一的现实,足球改革在全面推进过程中应该因地制宜,有所区别和侧重。

此次足代会上,中国足协主席蔡振华坦言中国足球落后的根源要从自身找原因:“包括基础薄弱,特别是竞赛体系、青少年培养、社会足球氛围等不到位,足球文化缺失,对足球理解片面,对足球规律研究不多。”他认为要正确认识、全面理解足球改革的深刻意义,在改革试点的成功经验基础上全面推进足球改革,一方面要抓好中国足协自身改革,另一方面要持续推动校园足球发展,加快发展足球产业,积极发展各级联赛,加强人才队伍和国家队建设,加快推进足球改革进程。”

线付款、积分、评价、分享等附加在体育场馆上,又能向上级政府提供补贴依据。“何乐而不为?”

但马力也坦言,互联网企业在与体育场馆合作的过程中,资金、风险承担和设备维护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毕竟公共体育场馆是国有的,承担着一些公益责任”。

制度的掣肘也再又一次提醒,公共体育场馆所有权和运营权分离势在必行。今年 7 月,北京市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实施意见》推出了加快国有体育场馆所有权和运营权分离改革。未来,将由第三方来经营公共体育场馆,政府通过评估,购买服务。

**大健康中心是方向**

“现在的体育场馆还停留在收场租的阶段,就像在停车场收停车费一样,但这样做,经济效益是很少且可以穷尽的,一个体育场馆的收益就是,每天开放多少小时,乘以每小时多少钱,再乘以一年开放的天数。”马力把这种类似用“大物业”的方式来经营体育场馆的阶段称为“1.0 时代”。

然而,在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体育锻炼,对体育健身有更高要求的时代,公共体育场馆应该具备更多的功能,如组建体质监测室、身体机能测试室、运动心理室和理疗恢复室。通过对个人数据的长期追踪,就能为居民参与锻炼和开具运动处方提供依据和指导,这就是马力眼中的“体育场馆的 2.0 时代”。目前,朝阳区内的一家私人健身中心,已经建立起了这样的模式。

在马力看来,体育场馆倘能如此运营,就具有了更多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这也是未来的发展方向。